

爸爸的媽 和 母親

小樂



(一)

再有一星期便預官考試了，同學都說我幸運，平白賺了兩年，我自己也這麼認為，並且我實在不喜歡那種強制性的生活。但當同學熱烈地交換智力測驗數方塊的技巧，各個科目的方向時，我竟覺得失落，這大出自己意料，我一直認為免了兩年預官是幸運的事呀！並且，深些的近視除了打球不方便外也沒什麼麻煩。這失落的感覺漸漸地擴大，將我整個人團團罩住，白天裡也提不上勁，同學却說好愜意，弄得我哭笑不得，日子也一天煩過一天。所以期末考一結束，我略略收拾便回了家。

也有同學回家準備考試的，偶而電話裡聊起來，他們會問我

畢業後打算做什麼？而這還不是頂迫人的，最不知怎麼辦的是上星期在台北的同學聚了次會，交換準備考試的心得，談到後來不知誰把話題扯到出路，每個人或多或少談了些，但我著實不知從那裏說起。那次之後我便很少打電話為他們打氣。

有時我覺得自己像孤兒了，原本互相熟悉的越來越談不到一塊兒，像那天聚會也有人談到失業之類的，但他們全有股輕鬆，在我眼裏他們在這方面的態度和三年前是差不了好多的；雖然那天也說我可能現在得多花心血在出路上頭，但我不相信他們能了解，兩年預官頂著呢。大夥戲謔地說兩年後請我介紹、引進等的話並沒有讓我輕鬆些，反使我覺得現在沒有趕快找工作是個罪惡。

(二)

後來我又發覺回家是錯誤的。爸媽有時仍把家中的開支當話題和我聊，或弟妹的功課表現說給我聽，但我已沒有以前受到重視、被當大人看待的喜悅，反倒有時懷疑爸媽是不是提醒我該注意自己的將來，恨不得立刻就有個工作。而弟妹也還把在學校中、小說上得來的一些見解、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和我聊，但我已沒有寬容地用十六、七歲的口氣和想法和他們交談。

其實不是沒想過，留學這條路沒興趣，也沒能力，三年半的成績實在申請不了學校，而學長說一念了研究所十之八九都走研究或教書的路，雖然讀研究所的想法常出現，也就少動心了；直

覺上，似乎最該找個工作，可是當我較仔細考慮，學長對我談的，以及經由我的口中流入學弟們耳朵的「將來」，我確實曾認真地相信過，但在這個時節，它們卻軟疲得把我整個人裹得黏緊，祇有一股腦好笑自己，嘲弄自己，竟用那些虛幻來支持自己理直氣壯地昂揚了三年。

為著這些緣故，在家裏待了四、五天，便開始往外頭跑。我最常去中央大樓，是棟在市議會對面的辦公大樓，山服團在九樓有間小小的房間，因為一具電話，一櫃子山地資料和數本以前老團員編印的書，使它感覺起來比學校的社團氣派多了。和所有的學生服務性社團一樣，這個山地服務團也女多於男，因此我也就有多些的時候能沈融在女性特有的母性中，把周圍的不愉快擋到外頭。

(三)

放假的關係，住台北的團員多數回家了，就幾個固定的臉孔出現，孤寂當然有的，但大多的時候給我以預測的穩定；敲門進去或電話鈴響，都能猜出誰坐裏頭，話筒另一端是那個人。有

一天的電話出了我預料，住羅東的瑩如打電話來邀大夥兒去玩，她爽朗而健康，臉頰每一刻都紅潮潮地，高挺、端直的鼻子和黑色的皮膚叫人有所不知的愉快和溫暖，就這樣我去了趟羅東。

到瑩如家已近中午，一桌豐盛的菜餚等著我們，瑩如的爽朗必是得自她父母的雙重遺傳，近一小時中笑聲持續不絕，人也跟著興奮起來，相同我們這些人換了個地方，傳遞在其中的笑料便增加許多，這是始料未及的。

大夥正笑談著阿英在山上第一次煮飯把十碗飯以為十碗米的趣事，瑩如家來了個客人，話題自然是中止了，大家把注意力移到新來者身上，她略略胖些，皮膚白而顯得細膩，眼色柔和、舉止輕盈，整個人泛著輕柔。瑩如向我們介紹了，她的高中同學，黃怡萍，住隔一條街、在台北讀書。她對山服團也知一二，對山上生活尤其有興趣，當她描述著她在山上第一次晚上自個兒上廁所的害怕，及怎麼激起自己的勇氣都不得法，後來逼急了把心一橫便衝到屋外的廁所，大夥兒笑成一團，而黃怡萍祇是微微笑著，但表情卻極其愉快，這點給我深刻的印象，雖然她可能因為

陌生才這樣子。

一群人談乏了便三兩個散著，隨興地聊。一會兒瑩如提議到外頭走走，大夥兒應著即往外移動。

起初黃怡萍和瑩如在前頭引著路，十來分鐘後小鎮已在我們後頭被田陌隔著，這時節隊形整個鬆懈下來，每個人尋個伴輕輕提步，或沈默、或笑朗，而黃怡萍也前前後後換了好些個談伴；隔不了多久，她到我身傍，我混合著驚訝、期待和不自在地看著她。

我們的話題大多拘繞在山地，偶而也談談個人。她在台北找了個工讀，昨天回家過周末，我探尋地邀她和我們一道回台北，她大方的應許給我虛浮的興奮，下頭的話題未出口即被恍惚的快樂感衝得沒了章法。

回台北後，連中央大樓也弄得我心神不寧，辦公室裏和山上有關聯的卷宗、飾物幾乎全披上她的白而細的皮膚、柔和、輕盈舉止融合成無限包容的印象；更多時候我待在中央大樓，聯想一笑一顰，但常常我變得更煩燥，因為可供回想的實在太少了。終於少有的燥熱的多陽把我從中央大樓推了出來，直向她工讀的地



方。

以後，我便常去找怡萍，預官考試過了，舊曆年也過了，但過得那麼悄然、平穩；當我略略停下脚步，想著時間是如何由我們之間溜滑而去時，已快開學了。

我竟有些懊惱。開學，一在台北、一在台中，不論我如何估量見面的次數都嫌不夠。

一晚我又被沒有止盡的估量、想像弄得不能忍受，那種不斷重複的心情，呀！那些原本充滿期待、想像的估量最後竟成了虛乏、無聊；怡萍一出現，我整個人便又有第二次見到她時的完全的輕鬆自在，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平和而富有意義。那夜，我覺得怡萍像極了母親，辛苦二十年仍堅強的母親；我感動得吻了她。

假期最後兩天當每一陣激情過後，我總有失去某些東西的哀傷，尤其是最後一晚，我變得很憂悒，倒不是因為將有兩星期的分離，是在那深深的吻後，情感取代了最原始的感動，在激情後它總嚴厲批判著我；尤其怡萍在夜色下那麼平和、恬靜，仍留在方才遠遠地世界，我簡直絕望了。

到台中的我那莫名的絕望較輕些，而台中離我的故鄉彰化却

更近，父親的母親的影像更鮮明啃噬著我；每兩星期回台北，阿嬤對我的疼愛及怡萍的溫柔和親密都一再重揭舊創。帶有鄉愁的心是不斷地受創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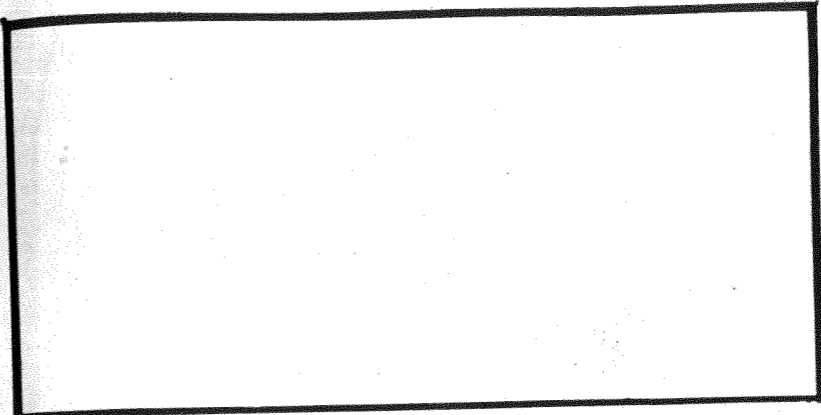
(四)

我有個沒有憂愁的童年。頑皮的本性加上阿嬤的疼愛使我在小學畢業前過著冒險、英雄式的日子。每天中午躲在廚房細津津地吃完阿嬤特為我準備的蒸蛋後，日子便翻了根殼新鮮活潑開展著，沙仗、泥仗曾把鎮上小學翻了塊皮，常愛在朝會罵我們「搞怪」的校長氣呼呼地大談我們聽不懂的草地多少錢一坪呢；教室的玻璃幾乎每天被用橡皮筋一圈圈成的「橡皮球」砸破，鳳凰木梢的豆莢在老師陣陣責罵下被摘到我們手上當刀、當劍，而這一切的代價是班上的掃帚一學期得換兩次——老師一根根地抽將出來在大夥兒小小手心上斷去、消耗，而祖父浸製的大桶「藥洗」也日復一日減少，全擦到我們這班小將手上了；到鄰莊的「客人莊」摘桑葉也是例行工作，一入莊子我們便有計劃的行動、分派任務，摘「蠶仔葉」的、斥、放哨的、攜帶武器的、草莽的

血液便這樣開始在脈管奔流，操著不同語言的村中同學對我們有陌生的敵意，我們被看成掠奪者；晚上的補習一年中祇放農曆五天，老師以「每天在一年中都祇有一天」拒絕在國慶日、兒童節停課。幾時下課後，廟口微弱的燈光我們便展開另一世紀的嘶殺、紙牌、橡皮筋借著撲克牌流著，偶而也以紅鈔子將對方的紙牌、橡皮筋換到跟前。每天總是媽媽拿著做裁縫的竹尺，而阿嬤介在我們母子中間為我分擔些鞭子結束。

畢業後我即到台北讀國中，寄住阿嬤家，一年後爸媽遷到台北，那年稍早祖父去世。舅舅幫我們在松山租到一間房子，媽做著和她本行差不多的成衣加工；我漸漸感到家裏是沒錢的，我的便當常叫我中午充滿羞愧，也養成吃飯奇快的習慣，還有爸媽老是幫別人代工，我實在納悶為什麼不自己叫棉花、塑膠布來做太空衣？

住板橋的伯父、伯母有時來松山，這時候媽媽便流眼淚，爸爸即叫我到別處玩，我離遠遠地看著媽；一次、兩次，我偶而也聽到「我不甘心！」「什麼白紙寫黑字！」之類的話。那時節我仍愛吃蛋，老抱怨菜埔太多蛋少



稍大後，我不再全神注意身體的變化，有一回媽仍在伯父前面哭，爸爸不在，我便站在媽媽身旁，因為我比媽高一個頭了。從媽斷續的哭聲，伯父不時插入的嘆息和勸慰中，我漸有些個輪廓。知道了我到台北讀國中是因為阿叔和阿嬤們反對我唸考上的初中，這樣得花太多錢了，而我的小堂弟妹都小；祖父才入葬，阿叔要求分家，為著爸負責帳目，爸的苦心說明沒有平息激動的心，阿嬤為著他二兒子的安全受了幾次傷，便開始頭痛、流眼油；阿叔拿去貨運行所有的卡車和貨車用品輪胎等，而債務便跟著爸媽到松山，媽不甘心二十年教裁縫、做衣服却落到這個地步。當然十五歲的我對二十年祇是個數字，那年哥二十一歲。

我沒有流淚，沒有多想一點點，沒有想到阿嬤、阿叔、阿嬤，我的心抽緊祇因為看到媽媽的光景。

每次若早上我不用到鎮上小學上課，便跟阿叔們看著貨車起動，熱熱引擎，敲這摸那的，也幫捆工理理大繩索和大帆布，當阿嬤喊他們吃早餐，我便坐在車旁，等阿叔上車前一刹那伸手要一塊錢；若是中午放學，我通常

到轉角碧蓮冰店站著，阿叔卸完沙石回家前都會吃一碗米台目冰。媽媽祇給我三個穿方孔的日本錢，我再怎麼哭鬧那種錢不能買東西都沒用，阿叔們比媽媽還可親呢。有時三個叔叔都給我一塊錢，那一天我便富有了，而阿叔會拿刀子要殺我的爸爸和媽媽？

升上高二，我已經洗了兩年全家的衣服，在親戚眼中我比女兒還乖巧，媽倒沒誇我什麼。但我感覺到媽的精神比以前要好，她已少流淚了，我努力要做個好兒子，姊也能和媽關在房間裏細談輕笑著。媽笑談著她剛嫁到爸爸家，才讀小學的阿叔們如何叫「二嫂」，爸在公司值夜，唸小學的阿叔便擠到爸媽房裏和媽一道睡，「就像個兒子！」二嫂的話比阿嬤比誰都有分量，阿叔在上學前，要不到兩毛錢而抓著鵝脖子說要捏死牠！媽也抱怨著爸都沒有添手飾給她，陪嫁的項鍊、戒指都進了當舖給阿叔們讀初農和高中；末了，媽奇怪為什麼阿叔們一結婚便變了。那天我第二次在家人面前流淚，第一次是祖父去世。

有一回，媽認真地當哥的面對我說：「我盡力栽培你，我不要你哥哥走你爸爸的路，我沒法子時，你要靠自己。」

(五)

五叔結婚時，阿嬤陪嫁了一架電視，我們家有第一架電視，不久後三叔搬到外頭，也有了電視。每天早上三叔仍回家吃飯、開車，從此後每隔兩天爸叫我送三百元或四百元去給阿嬤，阿嬤總親切地喊「樂哥啊！」讓堂弟拿來餅乾盒，給我些零食。三孀生了雙胞胎，奶水過了，便擠在碗裏讓我喝，好甜好甜，還有些香膩，五孀很愛吃冰，常帶我去，我也常坐她腿上聽她說工廠的趣事，有一年五塊錢換成大大的硬幣，五孀還給我一個呢？

阿嬤有時到台北住了一、兩個月，但頭痛、流眼油始終不停，痛得利害時便可彰化了，總對媽說：「我不能再拖著妳啊！」阿嬤有時拉著媽的手，細細地撫著、看著，媽會輕聲叫「卡尚」我忽然明白了阿嬤到台北為什麼要不停地做這做那，雖然她總說閒不下來，但，我的母親和我父親的母親都是女人呀！

那以後，我對阿叔們沒有了恨，專心做我母親的好兒子。

× × ×

遲發的鄉愁是更大的憂悒，因我有快樂的童年。